

# 微雨 輕塵集

丹扉 · 著



道聲金蘋果文庫

·道聲金蘋果文庫·

# 微雨輕塵集

丹 扉 著



道聲出版社出版

## 「道聲金蘋果文庫」序

聖經裏，有一幅很吸引人的畫——金色的蘋果，落在銀色的網子裏。那是一個比喻在形容話能說得合宜，是多麼美！

文字——是「語言」的另一種形式。因此，如果能夠恰當地遣詞用字，來表達高貴的靈魂與思想，引導人類走向一個充滿鳥語花香的清新境界，實在是太好了！「金蘋果文庫」，就在這使人從憂鬱渾蹙登喜樂巔峯的目標下誕生了。它將包涵各種於人有益的書。它能使你成為一個最溫柔的妻子、最體貼的文天；它能消除親子間的「代溝」，製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它能使你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一個生意興隆的老闆！它會使你摒棄黑暗陰霾，迎向燦爛奪目的光明！……

一堆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裏，真是不能形容的美！願上帝親自祝福它！

道聲出版社編輯部於一九八二年五月

HWA 42/11

若我是雨

頗能滌塵

若我是塵

頗被雨滌

舟  
作

# 好書介紹

## 人生道上

潘馨斯屈朗著 周增祥譯 85元

在人生道上，你難免會碰到許多挫折，不幸，和苦難。但是也不要錯過了自然美景和人間溫情。「用冷靜的頭腦正視問題，用善感的心靈欣賞人生」。就是這本小書給你的啓示。

## 靜屋心語

潘馨•司屈朗著 周增祥譯 60元

我們的人生理想、生活法則、道德標準都在這個嘈雜動亂的世界中迷失了，這本書給我們一個靜靜的角落，讓我們沉思冥想，來重新肯定人生的理想和價值。讀過「人生道上」的朋友，一定喜歡同一作者的清新雋永風格。

## 靜觀自得

潘馨•司屈朗著 周增祥譯 60元

「萬物靜觀皆自得」這是潘氏透過她敏銳善感的心靈的眼睛，對萬事萬物觀察所得。每一篇都是美文，而且言之有物。這是她自「人生道上」、「良辰美景」、「靜屋心語」一系列後的晶瑩小品。

## 欣賞人生

李 德著 周增祥譯 45元

我孤零零地諦視著寂靜的星空。自問：「爲什麼我這麼不快樂？一切都糟透了！怎麼辦？」——忽然有了答案。

## 好書介紹

### 燈塔守的話 (一) 周增祥譯輯 50元 (二) 周增祥譯輯 50元

在狂風驟雨的黑夜裏，燈塔守終宵守望，使燈塔放出光芒，爲怒海上的船隻指示方向，也帶給他們光明、溫暖，和希望，使他們繼續掙扎下去。收集在這本書中的小品，對在人海中浮沉徬徨的人們也有同樣的作用，使他們能夠獲得人生正確的航向，使他們有勇氣和信心過豐富和多彩的人生。

### 心園拾穗 周增祥譯輯 120元

本書各篇文字簡短濃縮，正合目前高度工業化社會的需要。而其內涵的意義，却很深廣，是有人心親身體驗人生，明道見志，愛人濟世，出自肺腑的銘言，是有高度營養的穗粒。

### 大人物的小故事

### 大人物的小鏡頭

### 大人物的小特寫

### 古人軼聞集錦(中國人的)

周增祥譯輯每本各 60元

悄悄的告訴您赫赫名人的小軼聞、小秘密。  
讓您擷取他們的睿智，幽默感和成功要訣！  
賺您笑靨與熱淚！

# 目 錄

檢來的房子.....	一
最大的遺憾.....	二
放不下，就別拿！.....	三
主觀的信心.....	六
掉鞋跟.....	三
考試作弊.....	四〇
一條小手帕.....	四九
買比找容易.....	五七
失眠八小時.....	六五
照片與名片.....	七六
送別大貓.....	八五

贈牌留念·····	九五
笑蘿蘭·····	一〇二
不要會錯意·····	一〇八
陪考記·····	一一四
不是瞎說·····	一二四
無聲勝有聲·····	一二九
書報何處去·····	一三六
雙五年華·····	一四二
我的筆名·····	一四八
誰作劊子手·····	一五五
說易行難·····	一五八
垂簾治牙·····	一六一
讀者愛熱鬧·····	一六四
牀戲就代表進步嗎？·····	一六九
而今已覺不新鮮·····	一七一
誰是「各界」·····	一七四

丈夫出售.....	一七七
色情就是色情.....	一八〇
男方女糟.....	一八三
養兒當然防老.....	一八六
一代紅顏三朝元老.....	一九一
願真有來生.....	一九五
獨自在家真好.....	一九九
現場表演.....	二〇四
都是我的錯.....	二〇七
正務之外.....	二一〇

# 撿來的房子

我在年輕的時候，從未有「住屋者須擁有其屋」的想法；甚至認為購屋置產的行爲，乃是出於一種既不洒脫又不高雅的心態。

這一點，除了所受教育使我把錢財視爲俗不堪耐之物外，也是受了大陸上老家的影響。當年家父擔任司法官，往往在一地住幾年就要調遷他處，因此閤家居所都是租來的。我好像連「買屋、賣屋」這類名詞都沒聽說過。

民國卅八年我獨自來到臺灣，又時時惦着不久即將賦歸，幹嗎弄個房子來添麻煩哪？那時候的一批朋友，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事實上甫離校門，剛剛開始就業的我，哪有銀錢去買什麼房子？連租都租不起了。那時一領到少少的幾文薪水，便來不及似地以花自

已賺來的錢爲樂，壓根兒沒有一絲「積穀防飢」的念頭，豈會想到比吃飯穿衣的重要性稍遜一步的「住」的問題上去呢？況且公家分配的宿舍住得穩穩當當，啥都不必管哩。

成家後，戶長先生有「頂」來的房子一幢（頂房子在早年相當普遍，是以比長期租賃費貴卻遠比買房子價錢便宜的一筆錢，買下永久居留權。因爲沒有房地產的主權，將來只能照樣轉頂給別人。儘管於法無據，當時卻很時興這一套）；我們遂捨我在學校和他在眷村可申請到的宿舍，住進這兩處之外的嘉義市區。

我很高興不住校舍或眷村。前者是我覺得教師並不是一項很穩定的職業。從前在大陸上唸書時，一位同學的母親，老感到她在學校裏教書很受氣，幾番諄諄告誡我們畢業後切莫去當教書匠，又說每年「六臘之戰」太慘烈了。「六」、「臘」是指農曆六月和十二月，亦即

每年一到暑假和寒假，校長都有聘不聘某位教師的大權，令待聘者驚心動魄，時時有失業的恐懼。不幸離校後我竟好像只有這條路好走，儘管臺灣地區學校是一年一聘（有段時期延長為兩年一聘），又縱然你自以為教得不錯，但權力不在自己的手上，誰說得定？萬一校長瞧你不順眼，而你平時又不甘去阿諛巴結的話，說不定就有不再理你——等於解聘——的局面出現。你固然也可及時知趣，一怒而辭，但若家住校舍，便須倉促撤離，那樣子不是彷彿被人家限期驅逐出境嗎？我怕那種狼狽，如果住的是自己在外面的房子，心理上便可減少許多顧慮了。

而不住眷村，是當時的眷舍採雙拼式——兩戶人家合住一幢，沒有獨家的廚房、浴室和洗手間。倘若與共住的人家志趣不相投，則煩惱多矣。我又怕自己正忙着批改學生作業或趕寫稿子的時候，偏有近

在眼前的鄰居有閒要找你大聊天；更不得了的是恐怕你得應付隨時都可能有「三缺一」召喚。我不願假正經，說我不會打牌——或者會打卻不愛打的謊話；實際上我不單很喜歡那玩意兒，而且缺乏不受誘惑的定力。無奈現實不允許我有那麼多閒暇，只好住得這些求個「地遠心自偏」，事實證明這一來效果果然不錯。雖然有時候眷區一禁「賭」（我始終不認爲吾等那種「小兒科熱鬧」算是賭，直到今天，我依然要說是「娛樂」，只要你恪守原則，確是竟日陷於家事網中的一份調劑——如果你沒有更好調劑的話），朋友們便跑到我的化外之區來；不過那畢竟是偶一爲之而非日以繼夜的作業。我還很以有這麼一個堪供朋友作「避難所」的地方爲傲哩。

日本式的小房子，在如今看多了洋房高樓之後，會嫌它又矮又陋又不結實。但對早年只住過大陸上平房的人而言，初住進去只對入室

輒須脫鞋這一點感到不習慣，唯不久也就認爲乃保持室內整潔所必須。榻榻米，紙門和木格窗等雖有其缺點（譬如分室等於不分，隔音之效全無），卻也有其雅緻可愛處。當年的說法是臺灣地區風災地震多，不適用於蓋洋房高樓（近年這方面的大發展，係因建築學問和建材皆大有進步的緣故），日式房屋主要靠木柱木板鈎連，即使在風災震禍中遭殃，對人的傷害也較輕。的確，我曾見有幾幢日式木屋，已經呈歪斜狀了，竟還能久斜不倒，住在其中的人家也若無其事。當時嘉義有一富戶新建二樓洋房，在一次地震中，居然樓頂整片震脫，斜塌下來壓死了人；可見當時建築洋樓的技術是何等馬虎不够水準了。不僅此也，又如從大陸上來的人，並不喜歡日式房屋週圍的矮牆或薄木板牆，都愛雇工改築較高較能確保私生活隱密性的磚牆；有一回不算大的地震，我們巷口一戶人家的磚牆竟整面倒了下來，顯見其時的工人

，連砌牆的功夫都不及格；幸虧其時無行人，不然被一排磚砸到也不是好玩之事啊。

提到地震颱風，當舍下只有兩口大人時我們並不怎麼擔心，自從「貓們」相繼來到後，老媽就漸漸慘矣哉了；而戶長先生的運氣真好，幾乎每次有什麼事他都恰好出公差不在家。記得大貓尚在襁褓中時，有一年冬季夜間大地震，鄰居們驚走相呼，大家外奔到相距約卅公尺的市公所廣場避難；那天大貓感冒發高燒，我抓了一件棉被「當時可還沒有太空被這種輕東西呀）和一件厚衣護住她，抱着在寒風習習的廣場中苦苦苦難的時間過去，一面擔心她病情加重，一面又怕市中心區發生的大火會蔓延過來，就這樣直折騰到半夜才回家。大貓幼年時，我最喜歡跟她互相說的一句話是「母女相依為命」；不知今日遠在美國的她，心中可還有昔日相依的影子否？

另外有次也是晚間地震，大貓已是有個兩歲小妹妹的國小學生了。我們三人奔出躲了一陣，不一會兒貓們瞓睡蟲來了，只得又相偕回到停電黑漆漆的家裏。我怕她們睡在床上萬一屋子塌下來，縱然屋頂不厚，碎瓦和天花板裂片也够有殺傷力，便去把餐桌搬來架在床上作掩護。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在昏暗的燭光中，大貓昏昏睡去，二貓卻賊骨碌似地瞪着兩隻有點反光的小眼，嚇得忘了睡意唯老媽是賴的緊張模樣。我則唯恐遠處又生的火災擴展，在床旁一夜坐到天明。我記下這些事，只是對從前住過的小屋留一點回憶，絕非想向貓們表示老媽恩重如山，也不是緬懷自己曾經有過多偉大的母愛，那都是作母親的人極自然又心甘情願的流露罷了。我甚至常常很好笑地認爲這是「一物降一物」的天意，貓們將來必也會被她們自己的孩子「整」成那樣。我向不自誇什麼養育之恩，之所以多次喜歡提提往事，實在是老媽

年紀越大，越愛去重複回憶孩子們兒時的情景而已。

我十分喜愛這一幢日式小屋，因為榻榻米地板對兒童最相宜，從床上跌下來不致摔痛，還可以滿地打滾。加以前後都有院子，孩子們活動的天地够大了。更何況距學校僅三分鐘慢騎的腳踏車程，我不時可在課間空檔回家探望一下。當時對面樓上住的是日文翻譯家朱佩蘭女士，她時時臨窗，順便也幫我看了家。這些都是如今我搬來臺北後所沒有的，不過也幸虧我不必上班了。我自有了「小貓」後漸感力不從心，在嘉義後期便辭去教職，不久養成了遲眠晏起的壞習慣，北遷之後，遂以住所距任何上班地點都遠作為「寧為無業遊民」的最佳藉口。

前面已經說過，頂來的房子有居留權沒有房地產權。嘉義這幢房子的主權原屬某合作社，社方配給社員作宿舍，按說社員不得冒充屋